

幻想基地

基因的秘密

nicos [希腊] 尼科斯·帕纳约托普洛斯 / 著

刘华 李华 / 译

Panayotopoulos

Le gène du doute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幻想基地

LH-3
3
15

基因的秘密

nicos
Panayotopoulos
Le gène du doute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因的秘密 / (希) 帕纳约托普洛斯著; 刘华, 李华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80225 - 218 - 9

I. 基… II. ①帕…②刘…③李… III. 科学幻想小说
—希腊—现代 IV. I54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5811 号

基因的秘密

(希) 尼科斯·帕纳约托普洛斯/著 刘华 李华/译

责任编辑: 刘 刚

装帧设计: 林 涛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 - 65270477

传 真: 010 - 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 - 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 - 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889 × 1194 1/32

字 数: 101 千字

印 张: 5.5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一版 200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 001 ~ 8 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25 - 218 - 9

定 价: 1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 0539 - 2925659)

相信。不惜代价。

永不知晓。

吉吉·迪姆拉，

《人们曾爱过我们》，

遗忘的青年时代。

前言

既然命里注定这部作品的第一个读者是我，那我首先应该做个自我介绍。我名叫弗里德里克·克洛兹，对于文学，我只是个爱好者。年轻时，按照家庭传统意愿，我选择了医学，我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当然，我知道这不是一部小说的最佳开头。至于我，我绝无写小说的野心；我只是应出版商的要求为后面的小说作序，以便让读者了解本书出版的背景。小说是其作者于2063年4月在马斯登皇家医院去世前不久交给我的。大约两个月前，在他入院时，此人在惊慌中曾要求进行齐默尔曼检测。然而，几天后，当检测结果出来时，他却改变了主意，请求我不要将结果告知他。

当然，我尊重了他的意愿，但我得承认，他的这种矛盾心理引起了我的好奇。为什么一个垂死之人（因为入院时他已处于此种状态，我还得明确指出，看到他的生命又延续了两个月，我们大家都感到很惊奇），一个垂死之人怎么会想

到要做这个检测呢？假如这个检测是非做不可的，他为什么不早做呢？而且，这个检测现在对他又有何用呢？此外，即便从好的方面想，那为什么，在他的最后愿望得以实现之后，他又拒绝了解结果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感到羞愧，愧于在我们大家为拯救他的生命而奋斗之时，他却如此“可笑地”——以他自己在文章中所用之词——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起初，我觉得这种解释合情合理。我小心翼翼地让他看一眼装着检测结果的资料，尽力想提供方便，让他得到他关心的结果。他坚决地拒绝了。他甚至有意让我明白，同他玩这种游戏——我也乐于承认——是毫无用处的。

于是，神秘依旧。由于医院的存档材料没有为我提供任何与病人有关的信息，我决定将此问题放开，因为我不想直接要求他作出解释，以免把他置于微妙的境域中。我又错了。因为，正如下面的小说中所表明的那样，病人坚持要说出一切，并尽可能不留下任何疑问——至少，他表达了这个决心；尽管，他随后注意到，促使他写下这本书的动机实际上要深刻得多。

在这两个月里，他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他以只有临终幽灵才有的明智写作，想要说明为什么他以这种方式生活，他是怎样达到如此程度的。乍一看来，解释的对象只能是我，但人们很快便能发现作者所掩盖的意图。

此人去世之后，我却感到左右为难。在我明确的请求下，我将手稿拿到了手里，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忏悔”，也是一部作品，是他最后的作品。我也掌握着齐默尔曼检测的结果——我现在可以说了——结果是肯定的！

看了这个“忏悔”的内容，预感到由于出版而引起的丑闻所带来的痛苦作用（对于许多人来说），我曾试图忘掉这个故事，继续我自己的生活。对此选择，唯一感到受罪的人是我，因为我背叛了亡者的信任，没有完成他的遗愿。也许我那时能够杜撰出某些有用的借口，甚至能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打消我的顾虑。

为了走出这个死胡同，我尝试着尽可能多地收集关于詹姆斯·莱特的信息。然而，这却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我埋身于一个社区古董商那布满灰尘的书架间寻找了好几个月，得以发现的，只是一本破旧不堪的书：《深渊》。书商以金价将书卖给了我。我并不后悔买下了这本书。我终于拿到了莱特的作品。相信一个文学爱好者的意见还是很重要的（我的一个酷爱文学的朋友认为，按照上个世纪的一个美国作家萨兰热所说，只有读者的意见才有价值），《深渊》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小说。我尽力想找到这本书的出版商，以为他能为我先前的调查填补某些空白。几个星期后，我收到了回信。信来自于出版商的女儿，出版商已经去世。可惜，她无法帮我，因为她父亲的出版社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由一个

出版界巨头买去了。

我为寻找无果而感到气恼，便向上面提及的那位朋友求助，同时允许他阅读《深渊》以及下面的这部书。读过后，他毫不质疑。我应该做莱特所求之事；这不仅因为小说是高质量的，而且还有两个决定性的论据：首先，事实表明，人之将亡，极少说谎；其次，我们每个人都应做好准备，在某个时刻去承担责任，无论它是多么地沉重。

出于这种理性的考虑，我最终决定去找一个出版商，我将手稿和检测结果交给了他。我希望这么做是对的。

弗里德里克·克洛兹医生

伦敦 2064 年

写给所有每晚钻入疑惑的

皱被单中的人们……

一个垂死艺术家之肖像

詹姆斯·莱特



他那同谋者的微笑不可思议地使我感到不快。在我气息奄奄之时，每当他进入我的病房，每当他靠近我的病床，每当他俯身看着我，带着明显的虚伪的关心之时，我都得忍受着他以微笑所扮的鬼脸——此外，他并不同情我。“别忘了这正是您所要的……”，他额头上的皱纹这样告诉我，而他嘴角的皱纹则大度地表示：“当然，人们总是可以改变事物的进程……”

但这不是真的。多么令人羞愧。多么粗暴无礼的谎言！什么都不能，我什么都不能改变。现在为时已晚；已晚到我做的蠢事——我希望是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件——似乎完全失去了意义。一时的脆弱，一次慌神儿，当担架在铺着地砖的大厅里摇晃着我时，我非得听他摆布了。

我几乎立即意识到了我的错误。甚至我的请求还未说完，我就已经希望能够一口吞下我刚刚说出的话了。他以令我感动的热情跑在担架旁边，转身吃惊地望着我，什么也没

说。此时，这不是要优先考虑的事。随后的日子里也一样。

终于，一天早上，他来到病房，例行的听诊之后，他请女护士离开，让我们单独在一起。这时，他极为凝重地告诉我，明天就会有结果。我假装没听懂。我问他说的是什么结果。他微笑了。我感到窘迫，我对他说，我不想知道结果。我请他什么也不要对我说。他问我为什么改变了主意。我不知怎样回答，我结结巴巴地说着：“没什么……只是……”，这些词在白被单上方尴尬地飘荡着。他耸耸肩膀，告诉我要用其他的抗生素，然后，就微笑着离开了。

请相信，自此，微笑便挂在了他的脸上。而资料——这，才是最糟糕的。他将资料留在我身边的床头柜上，眼神直直地望着它，然后，假装忙其他的事。当然，他很忙，他将背转向了我。他就差钻到我的床底下，给我偷偷地望一眼的机会了。当他最后转向我时，他稍稍地挑了挑右眉，显然是对我的抵御表示赞赏。我敢打赌他的资料是空白的。

2

我的灵魂知道我是多么想知道结果。扫除疑虑的阴影。然而，我没那么做。而此时，在临终之际，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对此感到遗憾。

或者倒不如说我知道。因为，说实话，我很容易就能要求得到证实或否认，而且可在瞬间获得。显而易见的是，我一点儿也不感到遗憾。只是，好奇之魔——我故意使用了过去时的表达方式，在那时，恐怕无人能确知，愚昧产生的众多艺术家超出了地球的实际承受能力，所有的人都坚信，最高的审判官，独一无二的审判官是时间，哈！于是，自打我明白我已到了最后关头的那一天起，好奇之魔便一直忠实地陪伴着我。

人们曾以为，时间会最终判决这部作品的好坏。这个大谎言，人们代代相传。在几个世纪中，它在那些人的心中孕育了希望，他们自以为——既然无人能够证实相反的意见就毫无疑问——生来就是创造者。是的，从前，这个谎言就是

伟大的真理，那其中没有任何矛盾之处。不过，伟大的真理也常常会在某一天暴露出假象。

一切都起始于 21 世纪初——我保证，这是我运用的最后一个过时的隐喻。当大多数喜欢迷恋伟大真理的人们围绕着这个著名的日子狂热地躁动不安时，他们没有注意到，一个名为阿尔贝·齐默尔曼的声望平平的美国生物学家已经打开了潘朵拉盒子；2026 年 6 月 29 日，在渥太华的国际会议上，正是他以当时几乎未引起任何注意的一份学术报告，彻底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不过，我已经背叛了自己的诺言！老话儿又出现在我的文章中，而且就在我夸口说要剔除这些陈词滥调的同一段落之中。有时，当我看到一些像我一样固执地使用这种老一套东西的人们时，我会思忖他们的齐默尔曼检测何用之有。最终，简言之。重提话头吧。

阿尔贝·齐默尔曼于一年后去世，享年 72 岁。他因伤感而死，伤感于他多年不懈的研究成果在科学界只引起了一种愉快的不知所措。然而，这却是他一生的作品。而直到那时，当事人都未显示出与众不同之处。——如果看到齐默尔曼始终关心的都是一个主题，这事情就完全符合逻辑了。那么，他一生的心血遭到了不公正的藐视，这就足以要了他的命。

自然，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众说纷纭。许多人坚信，齐默尔曼死于恼怒。因为他用自己发现的方法对自己进行了检

测，而结果却是否定的。Se non à vero, è ben trovato!（如果不是真的，那就对了。）

这一切可能显得有点儿乱，因此，我在这儿用两句离题的话来说说此人恐怕是不无益处的。此外，我觉得可以自认为与他有些相似之处。疑虑，这个伴随我一生的烦恼促使我，同时也妨碍我打开医生大度地放在我身边的床头柜上的资料。而疑虑也是他自己的伴侣。这一点我绝对可以肯定，因为只有它才能解释他所显示出的对科学的执着，以及他那获誉极少的结局——对他来说，仅对他来说获誉极少，因为，他的名字在当今获得了极大的尊重和一种犯罪感。不过，还是不要预测吧……

3

阿尔贝·齐默尔曼于1955年生于旧金山，尽管人们将波士顿视为他的故乡。

那一天，他父亲杰夫·齐默尔曼在旧金山向他的同行们介绍了他最近的一次外科手术：为一个8岁的希腊小孩进行了革命性的脑瘤摘除。神经外科医生杰夫·齐默尔曼的名声远远超越了美国国界。尽管他属于马萨诸塞州的一家著名医院，却很少呆在那儿。他甚至夸口说已经绕地球十多圈了。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

他的妻子萨拉·贝纳尔出身于同名的著名银行世家，她确实是旧金山人，不过她心甘情愿地屈就于丈夫的职业需求。没人说她的这种情愿是由于与她父亲的第二任妻子的关系所致，而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毫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了取悦于孩子他爸，萨拉决定在这次旅行中陪伴她的丈夫。而由于她已怀胎九月，她在旧金山生下了孩子。另一个要点是，萨拉在分娩时去世，她的逝世引起了杰夫·齐默尔

曼与其岳父之间的疯狂大战。战争自然与小阿尔贝的前程有关，两个男人为他绘制了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尽管小男孩还不满两个月。父亲杰夫坚持：小阿尔贝不会成为银行家。

然而多年之后，在两次旅行的短暂停留之时，杰夫突然意识到他儿子要给他为其策划的方案以沉重的一击了。他计划要把儿子培养成一个神经外科诊所的继承人，让儿子继承他精心领导的神经外科诊所。这个诊所只治疗疑难病，以便开创科学的新前景。然而，他儿子却想驶往其他方向。

阿尔贝那时已经离开了哈佛大学医学院，已经获得了他外祖父老贝纳尔的财政支持，以满足于艺术上的雄心大志。他甚至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将他父亲听他描述其绘画梦想时所保持的沉默看做是默许——将画布展示给父亲看。此时，杰夫爆发了。他诅咒那些妨碍他尽父亲义务的旅行和飞机，取消了他的下一次出差，谢绝了随后而来的所有邀请，并重新向他岳父宣战。

当然，他并非不知其对手的厉害，但他曾为纽约最重要的文艺评论家——《时报》主编的女儿、《新闻周刊》持股人之一的妻子，以及其他许多名人做过手术，所有的人都准备帮助他完成崇高的任务：拯救他的儿子。

他首先列了一张所有受过他恩惠的人名单。然后，他立即记录下了相应的电话号码，不用他的秘书。据那些专讲别人坏话的人说，他在妻子去世前就与其秘书保持着情欲关